

學優從政的循吏

林雲陔先生百年誕辰紀念

鄭亨榮

早歲參加開國革命工作，其後又曾建樹了許多豐功懋績的林雲陔先生，是一位品德高尚，才華卓越，而又腳踏實地，誠篤質樸的賢者，大堪媲美我國古代的「循吏」。這在近代中國政壇上，很不容易多得的人物。今年適逢他百齡誕辰，謹草此文，略敘其生平嘉言懿行，以為紀念，且表我對他的仰佩之情。

記得當民國八、九年，「五四」運動之後，我才知道林雲陔先生的名字，因為該雜誌每期差不多都登載着他所撰著或譯述的文章。我又知道「建設雜誌」是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創辦的。担任編輯和撰述的，都是國民黨中的傑出人物。其中如胡漢民、朱執信、廖仲凱、馬君武諸先生，早已耳其大名，獨對這一位林先生却很陌生，然而我料想他也必是國民黨的健將之一。而且就他所撰、譯的文章，諸如「都市與文明之關係」（歐美市制概論）、「為民而設之都市」、「市政與二十世紀之國家」、「利用人力問題」、「萬國聯盟與帝國主義」、「民主主義為世界和平之真基礎」、「近代社會主義進行之動機」、「近代社會主義之恩潮」

、「社會主義與社會改良之現形」、「社會主義國家之建設概略」、「階級鬥爭之研究」、「孤立之日本」等篇，都看得出他是對政治、經濟、社會，以至國際問題種種，都有深切的研究與觀察的博學之士，使我對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
說到我之閱讀「建設雜誌」，亦有一段插曲，應該先在這裏說明的。原來自五四運動以還，一時所謂「新思想」、「新潮流」，洶湧澎湃。一般青年，尤其是大專學生們，對於當時鼓吹新思想的刊物，如「新青年」、「新潮」、「浙江潮」、「新教育」以及「建設雜誌」等，莫不爭以先睹為快。我那時正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就讀，又被同學推舉，在學生會中，負責辦理「學生貿易部」的工作。該部除出售文具日用品等之外，並接受上述諸刊物的委託推銷發行。我因而得了近水樓臺之便，刊物一到，即獲讀各刊裏的文章。各種刊物的內容，雖各有其特色和精彩的地方，但尤以建設雜誌所編列的，多是有關國家社會，建設的重大問題，更值得我們的注意而用心閱讀。

上文說過，我讀了林雲陔先生的文章，對他

的博學高才，至為傾慕，但總以未知他是何許人也為憾，因而引起我的興趣，以期獲得對他更多的瞭解。然而因我在高師念書，和後來担任教職的期間，固很少和外界人士接觸。不久即又奉派赴歐深造，對國內人事情形更多隔膜。而雲陔先生在那些年中，亦尚未甚顯達，一般人固不大知之。直到他出任廣州市市長，後來又做了廣東省政府主席，雖則官位已經相當崇高，但關於他的過去出身歷史種種，仍多不大了。後來我於民國廿四年，奉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吾師鄒海濱（魯）先生之召，由歐返國担任中大教授兼法學院院長時，雲陔先生仍任粵省主席。我雖曾對他久已傾慕，回國後又親眼看到他治粵多年的許多良好政績。但由於大家的職務很少關連，故我亦未便前往干謁。其後於廿五年初，某一日，我突接到由陳濟棠（當時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字伯南）和林雲陔（省府主席）兩先生聯名的請柬，約往省府的「洋花廳」宴敘。我自然覺得十分詫異，但亦祇好應招赴宴。原來他們邀請的是我教的幾位教授，以及市內一些教育界知名之士。在這一一次，我纔算初度認識了

向來傾慕的雲陔先生。席間兩位主人也沒有提出什麼特殊討論的問題，祇是泛泛談些維持教育學風的事，具見他們對青年教育關切之至意。在我首次接觸到這兩位主人的印象中，覺得都十分平實，和藹可親，並沒有顯赫文武大官的氣派。

自從此次晤見之後不久，陳將軍卸職離粵，前赴海外考察，林先生亦奉調中央，接任審計部長去了。迨我國對日抗戰時，我也辭去了中大教職，到中央方面工作，然後又有更多機會和雲陔先生見面。同時，我更從久隨雲陔先生任事的謝仙庭（瀛洲，故司法院副院長）先生和李悅義（故審計部廳長、國民大會代表）學長兩位的話中，才對雲陔先生的生平出處及其嘉言懿行，獲知較多，又從 國父全集、胡漢民和朱執信兩先生的傳記等革命史料中，更獲悉雲陔先生在革命工作上許多貢獻的事實。最近，我復得到現在台灣的雲陔先生的哲嗣崇真兄，把他就自己憶及的，其先翁的事蹟告訴給我。使我在寫此文，益增不少珍貴的資料。

林雲陔先生（原名「公競」字「毅為」，但後來都很少用，止以「雲陔」之名行）在民國前二十九年（公元一八八三年即光緒九年，癸未），農曆正月初四日，出生於廣東信宜縣大洞村的一個書香世家。先世原居西岸，他的高祖端甫公，以孝廉出宰湖南益陽、衡陽、資江等縣，甚著政聲，洵升知府即用道。致仕乃卜居於此。乃祖乃父雖未出仕，但亦均有文名。雲陔先生幼聰慧，先就讀於姑夫茂名梁宗舉孝廉及名經師林樸山兩先生，研習經史，後更與某教士遊，遂感科學

為致國家社會富強之要務，乃亟多方籌維，並獲叔父與姑母之力贊，負笈遠赴省垣廣州。於前清光緒末年，考入兩廣方言高等學堂就學。時革命先進朱執信先生方自日本歸，執教於該校。見雲陔先生，認為可造之材。相與過從日密，並邀其加盟革命。

雲陔先生參加革命後，一面在校讀書，一面立即開始行動，設「長興學舍」以為機關，從事秘密活動。時黨費支絀，雲陔先生乃變賣父業田產數十畝以助經費。對庚戌新軍起義之役，所助至多。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「黃花崗」之役，雲陔先生事先賃雙門底詹同文筆店之後屋，泰泉舊里一號作為部分運械之機關。至廿九日朱執信先生與黃興先生等攻打督府，負傷退至雙門底後互相散失。朱先生即匿避於雲陔先生處。旋由雲陔先生帶其轉藏於堂兄林伯虎家，然後又由伯虎陪送往李君佩（文範）先生家，乃得脫於清警搜捕之毒手。是年秋，武昌革命起義後，各省紛謀響應，廣東亦然。雲陔先生（時已畢業於兩廣方言學堂）奉命負責粵南之高雷欽廉地區之反正任務。先生由香港赴江門轉往高州（茂名），率同志數十人入高雷道尹衙署，逐走道尹彭言孝，高揭青天白日旗。高州遂告光復，先生並被舉為高雷都督。然先生於部署就緒後，即辭去都督職位，功成不居。時廣東全省已告光復，胡漢民先生被推為廣東都督。雲陔先生既抵省垣，朱執信先生時負責廣東地區綏靖事宜，邀其勸助。旋胡都督又任以省都督府祕書。既而 國父被選就任臨時大總統，選派效力革命有功，志求上進之青年

，赴外留學，雲陔先生亦被派往美國深造。入希力喬士大學習政治，畢業後，并在哥倫比亞大學得碩士學位。至民國七年始學成歸國。

初， 國父奉國會議員及海軍艦隊護法南下，開府廣州。旋以桂系軍閥陸榮廷、莫榮新等盤踞廣東，飛揚跋扈。

國父乃憤而辭去大元帥職，率同志赴滬，一面潛心著述，一面命胡漢民、廖仲凱、戴季陶、馬君武、朱執信諸先生創辦「建設」雜誌，期以革命理論的宣傳，喚起國人的覺醒，庶可貫徹主義之施行。雲陔先生回國後，以局勢如斯，難以展負，乃先返信宜鄉間暫居。 國父知之，即致電招其到滬，助辦建設雜誌事宜。於是乃出其所學，著為文章，發表於「建設雜誌」我幸而獲讀上述諸文。此外， 國父以英文寫成「建國方略」中之「實業計畫」，將其分交各同志譯為中文。其中第四章之一部分，第六章全章及結論，均為雲陔先生所手譯。足見其受到 國父之器重和信任。迨民國九年，粵軍由閩回師，驅走桂系軍閥。 國父返粵，於十年就任非常大總統。任雲陔先生為祕書，并兼土地登記局局長，及廣東教育委員會教育雜誌社社長。 國父旋率師平定廣西，并進行出師北伐。又任雲陔先生為大本營金庫部長，兼廣西銀行行長。十一年陳炯明在廣州叛變，砲轟觀音山總統府， 國父蒙難。雲陔先生聞變，將金庫存款港紙三十餘萬，縫於棉袍之內，設法潛出，間關北上，遇胡漢民先生於曲江，即偕赴贛州，把所帶庫款，交給在前線指揮的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將軍。據謝瀛洲兄云：雲陔先

生既將庫款交出，至午間飢欲就食，始發覺身中已無分文，只好另向朋友借貸，以維生活。那是多麼公爾忘私的行爲啊！後來許崇智將軍率軍退向東江。雲陔先生則步行赴閩轉滬，再奉 國父命到香港，協同籌畫討賊事宜。

十二年各省聯軍驅走陳逆炯明，國父又自滬返粵，成立大元帥府。任雲陔先生爲廣州市市長，但他以廣州市長原係由孫哲生（科）先生担任，不願就，祇暫爲代理，待哲生先生返，即行辭卸。乃奉命改任廣東高等審判廳長，再轉廣東高等檢察廳長兼警監學校校長、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等職。

國父逝世後，民國十四、五年間，共徒蠶張，陰謀篡黨。雲陔先生乃棄官而致力於廣東南路黨務之督導。十六年清黨後，復出任廣州市政委員會委員長。是年多，共黨在廣州暴動作亂。雲陔先生秘密赴香港，策畫聲討。亂平回廣州，迭任廣東省財政廳長、民政廳長、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委員等職。嗣再任廣州市政委員會委員長。至十八年，廣州改爲特別市（即今之院轄市），任市長，并兼廣東省府委員。二十年轉任廣東省政府主席，并自兼建設廳長。至廿五年，乃奉調中央任審計部長，一直到行憲後，仍任審計部審計長。於卅七年十月，在任內因公積勞在會議席上猝然得病，不治逝世，可謂鞠躬盡瘁的了。

雲陔先生久任廣州市政及廣東省政，一切均按部就班，腳踏實地埋頭建設，祇求對民生樂利，却絕不作誇張的宣揚。廣州市歷經變亂，市政不修，因而人有「電燈不明、自來水不清、馬路

不平」之民謠。先生任市長後，便積極開修馬路，增設公共汽車，整頓電燈及自來水廠，且又裝設自動電話，興建市立醫院，建築跨江之海珠大鐵橋（未建橋前，市民僅靠小艇渡河），增設各級學校等等。使市民漸享受近代都市的舒適生活。

雲陔先生任粵省主席，且以建設廳長自兼，蓋亦欲藉當時省中局面安定，銳意謀畫建設之故。最初以日產二百噸之水泥廠爲基礎，繼續擴充而增至日產六百噸。其後再由此逐步推廣至各種切要工業的建設，諸如：製糖廠、紡織廠、肥料廠、機械廠、兵工廠等。計在其任內所設者，共有二十八個工廠之多。使廣東省在那些年中，人民生活富裕康樂。此外，還關建了許多條省道公路，發展交通。在民政方面，推行地方自治，成立了各縣參議會及省參議會，切實施行各區行政督察及鄉保甲制度，使全省地方翕然而安。對於教育亦極注意，除積極發展地方教育外，更創辦了省立勤勤大學，以培植人才。這些種種建設，雖然在名義手續上，係先經「西南政務會議」通過，然後交由省府執行的。但實際上關於設計規劃，以至督導實施的工作，都係由省主席負責主持的。但由於雲陔先生只默默地幹，從不肯拿這些功勞向人炫耀，所以世人便說成這是「陳伯南建設廣東的時代」。當然，其時假如沒有陳將軍在後面一力撐持，雲陔先生縱有長才宏略，也難施展。何況廣東自民國以來，歷受龍濟光、桂系的陸榮廷、莫榮新，及後來的陳炯明，以至滇桂軍等軍閥的蹂躪，民不聊生。自陳伯南將軍掌握

着廣東兵權之後，作風大改，既已綏靖了地方，使人民安居，又能大力協導負責省政者積極建設，如此前後，比較相形之下，大家對他歌功頌德，也是很順理成章的事。然而却不能因此埋沒了實際負責工作者的功績。

迨民國廿五年，雲陔先生奉調中央，担任審計部長。翌年即抗戰軍興，政府遷漢遯渝，軍書旁午，中央執行審計工作至難。但先生不辭艱苦，悉力以赴，釐訂法規，擴展業務。不數年間，各省的審計處，相繼成立，且在各特種公務機關，亦設立審計辦事處，復推行各機關就地審計，又舉辦各區巡迴審計，使各級財務之監督，日趨嚴密。使我國家保全財力，在抗戰期間，財政極端困難的景況，竟能渡過難關以迄勝利。論者莫不認爲審政之積極推行，厥功不小。勝利還都後，各光復地區及邊遠省市審計處，各公營機構之審計辦事處，復多有增設。他抱着宏願，要以健全審計制度，協助度支，促進國家社會的建設。是故當卅七年憲政實施時，首任總統 蔣公提任先生爲審計長，獲致立法院表決同意後，他即欣然就任。方當力謀審計效能的增進，以達成其宏遠目標，却不幸天不假年，至堪痛惜。

雲陔先生自早歲參盟入黨，從事革命以還，即對黨的主義，篤信不渝，力行不息。他膺選歷任多屆中央監察委員，且曾被推爲常務委員，對黨的貢獻至大，真堪稱爲一位能矢勤矢勇，貫徹始終的國民黨忠實同志。

綜觀雲陔先生一生，自其就學，參加革命，以至其後從政，數歷中外，屢膺重寄，有赫赫之

功，而不求赫赫之名，誠不愧為一個近代的循吏。至於他的平生出處，對於用舍行藏，務全大節，絕不苟且含糊，尸位戀棧。據其哲嗣崇真兄言：當民國廿五年初，西南粵桂軍事當局，醞釀組織所謂「抗日聯軍」的時候，雲陔先生不以為然，常謀勸阻。當鄒海濱先生離粵赴歐前夕，曾過訪告以行止。雲陔先生謂：我以職務關係，不便即行離開，更應俟機進言相勸，以期化解。如到確不能達成時，自當離去。後來他看見陳伯南將軍仍在與桂方進行中，直至局勢已如箭在弦上，外面風聲日緊，於是雲陔先生未往省府上班，他預料伯南將軍必會到訪，乃在家靜候。某日下午陳將軍果然駕到，但於大發一陣雷霆之後，隨即離去。雲陔先生竟無法進言，擬俟機再說。可是伯南將軍竟在國父紀念週中正式宣布就「抗日軍總司令」職。雲陔先生至此，知不能再以言語所能為力，乃決以行動表示。即着伍伯勝君接洽泊在南港碼頭的英輪，並取得英領事的同意協助，於午夜登船，立即開行。翌晨抵港後，始寫信命人帶返廣州向伯南將軍陳明去意，仍請其慎加考慮，力挽狂瀾。過了兩天，伯南將軍遂宣布下野，乘船赴港。而雲陔先生則於同日趁夜船返穗，着憲兵司令林時清，會同公安局維持秩序。一面並飭省府同人，準備交代，以待中央派員接收。當時中央派宋子良、顧翊羣接廣東省財廳及省銀行，並請雲陔先生推薦其他廳處局長人選，但他一個都沒有推薦，只準備交代事宜而已。

雲陔先生雖任粵省主席，但深感強鄰日蹙對我侵略無饜的野心，非全國團結，是無法抗敵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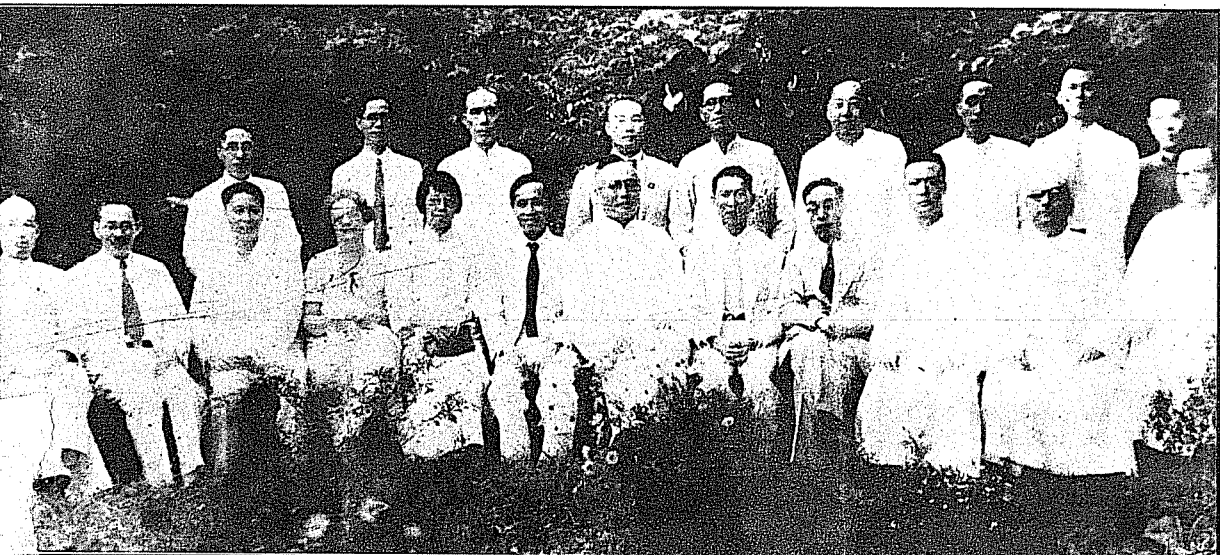
。因而他總認為各方必須精誠團結。是以他不斷地致力於調協各方意見，極力促成全國政令之統一。由於這一理由，故他贊成胡展堂先生出國考察，並主張胡先生於回國時，即原船駛滬，到中央去。從這些事實看來，在在都看出雲陔先生大公無私，對黨國的一片忠忱誠意，的確可謂老成謀國的了。

雲陔先生雖在黨國的立場上，表現其大義凜然的正直態度，但事事顧全大局，務以和諧謀國為主。尤其他祇是對事而非對人，故他與同志、同事或朋友之間，相處至為和洽。當抗日戰起，伯南將軍亦應邀歸自海外，入京共赴國難。政府遷渝後，且曾出任農林部長。雲陔先生與伯南將軍重相晤敘時，歡洽一如往昔，毫無芥蒂痕跡。足見他們兩位都忠黨愛國，有了不起的高度修養。

關於雲陔先生的品格操守與廉潔作風，上面曾說過他把庫款全部獻供軍需一事，這祇是其一端而已。他任廣東省主席兼建設廳長時，曾向英商訂購紡織廠設備。事成後，英商送與英金萬磅之支票，謂是回扣，他拒不肯受。該商說，此乃照國際慣例應得者，你如不受，就只是我方得了便宜罷了。雲陔先生不得已而受之，但將其撥為留學公費，並即選送八人赴英留學實習。民國廿一年，李祿超任廣九鐵路局長，年終以港幣萬元呈上，謂係員工年終獎金之一部分，依例呈給長官者，雲陔先生又拒之，着令仍分給各工作員工，并囑以後也應如此。李局長以此僅小數，難以再分。雲陔先生遂即將此款轉給勤勤大學，作為鑄建古勤勤先生紀念銅像之用。他任市長時，一

次自來水廠清理水塘，送來鮮魚數尾，不受，並令其仍放回塘中。他接任省府主席，前任者原向支每月宣傳費，交際費各二萬元，先生均自行減除。但祕書長後來發覺，向來津貼各報館、通訊社，以及舉行公宴等費，均無着落，簽報請示，乃着列預算每月二千元，仍應覈實報銷。又原有汽車兩部，減為一部。原有衛士四人，減為一人。諸如此類，無一不足以看出雲陔先生的廉潔，這是不容易求之於今世的！

雲陔先生之所以能如此克守其廉者，正如昔賢所云：「惟儉乃可養廉」。蓋因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最有規律而又最為簡單樸素的。他不吸煙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家常只清茶淡飯，衣着更不講究。閒常無事，則常作小詩、小詞、對聯及寫字。但他從不示人，自謂不工，祇為自己消遣而已。他又向不自做生日，也不向別人祝賀生日（據說：只有一次，陳伯南將軍為其太夫人祝壽，雲陔先生曾破例前往行禮云）。兒女結婚，也從不發請柬，不受贈送禮物。這些，都是不容易做得到和學得到的。在抗戰期間，審計部遷到重慶時，雲陔先生之夫人常感腰痛。就李卓才醫師診治，診出原來是營養不足所致，囑其多吃雞蛋，多飲雞湯，是不必用藥的。就是由於雲陔先生及其家庭，都能習慣過着這麼儉樸克己的生活，所以使他為吏作官，纔能做到廉潔不苟的地步，決不是偶然而致的。丁此世風澆漓奢靡之時，能得這些像雲陔先生的人物，相信國家社會能够愈益進步，世界愈易見到太平日子了。不禁馨香禱祝而企望之。



中孫從隨人一十二等（人六第起右排前）陔雲林月六年一十國民
 陔雲林一茶彥鄭：頁七十見文）念留影合後險脫難蒙州廣生先山
 一作念紀辰誕齡百生先



校創校學齡美陽瀋祝慶袖領女婦北東月五年六十三國民
 白着三左，人夫輝式熊爲者旗錦持左中。念留影合年周
 （頁三十見文）人夫庸馮爲者衣

陳嘉驥「馮庸的故事」插圖

(文見十三頁)



馮庸二十九歲着空軍服裝的照相



林雲陔先生遺照
文見十七頁：鄭彥荅「學優從政的循吏。」



。蒸永方一右，平雲羅右，志長宋左。情神的時詞致宴遊友親受接慶大十七(中)庸馮